



XUN
SHOU
GU
NIA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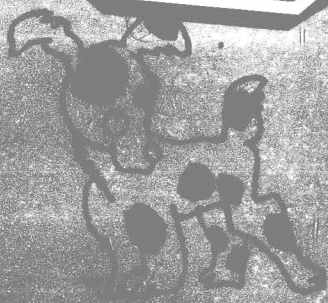
驯兽 姑娘

1307856

驯兽 姑娘



CS1496420



田 毅 著

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艺校演员丽丽，因对杂技事业认识不足，对所驯小狗缺乏感情，从而导致了预演的失败，未被选拔参加全县杂技演出大会。她为此情绪低落，决意改行。在老艺人以及同伴的热情帮助下，她克服缺点，刻苦练功，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驯兽演员。

作者以细腻的笔触，描写了丽丽克服困难及缺点的历程，读来感人至深。书中对其他人物如小燕、亚兰、冬冬和铁蛋的刻画，也都个性鲜明、栩栩如生。尤其是他们滑稽可笑、妙趣横生的驯兽表演，轻盈飘逸、神态悠然的走钢丝以及惊险的骑术表演，更是令人惊叹不止。

全书内容丰富，故事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驯 兽 姑 娘

田 毅 著

*

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25印张 2插图 81千字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,500

书号 R10333·47 定价 0.75 元

目 次

一	汇报演出·····	1
二	讨人嫌的小狗·····	14
三	在部长家里做客·····	37
四	小燕调房·····	50
五	夜练风波·····	71
六	在医院里·····	86
七	不听话的女儿·····	101
八	亚兰和她的枣红马·····	117
九	扔掉鞭子·····	130
十	一支心中的歌·····	152



一 汇报演出

哗……

哗……

掌声，一阵又一阵，象狂风卷过树林，如洪水冲开闸门，似冰雹敲打着千家万户的门窗，整个小县城都被掌声震动了，淹没了。

这掌声，来自十字街头的大广场。

广场上人山人海。面对着广场北边的大舞台，密密匝匝地矗起一道半圆形的人墙。人墙外的篮球架上、白杨树上，糖葫芦串似地爬满了人；围墙上和围墙外的百货大楼顶上，也挤满了热情的观众。这些倾城而出的人们，是观看什么？难道从京城里请来了艺术表演大师？不，今天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杂技艺校的孩子们大显身手。

神奇诡秘的魔术表演，幽默诙谐，妙趣横生，留给了人们一片惬意的笑声和一个又一个解不开的谜。小魔术师刚演完，舞台上接着又架起了一条银光

闪亮的钢丝，一个身披细纱的小姑娘，蜻蜓似地飞到台前，向观众轻轻地弯腰施礼。哗……人海中又掀起一阵波涛似的掌声。

透明的细纱羽翼似的展开，小蜻蜓飞起来了，她好象没有什么重量似的，平稳无声地落在钢丝上。乐队开始伴奏，柔和优美的乐曲春风流水般地响起。她轻盈地滑动着脚步，在银亮亮的钢丝上翩翩起舞，一会儿站，一会儿坐，一会儿旋转，一会儿跳跃，轻快敏捷，神态悠然，那样子根本不象走在空中的钢丝上，而象徜徉在平坦柔软的草地上。有人说她站在钢丝上，能和在平地上的人赛跑，这话一点儿也不玄乎。嘿，你看，她还真地跑起来了！

钢丝在剧烈地颤动，音乐象陡起的狂风。她跑动着，抖落了肩头上那片羽翼似的白纱，露出了粉衫，蓝裙，金丝腰带，随着钢丝的起伏，恰似一朵盛开的莲花，浮荡在碧波涟涟的清水池中。突然，她跑到钢丝中间，蜻蜓点水似地猛然往下一落，钢丝也随着她坠落下去。紧接着，她又被钢丝高高地弹到了空中，就势来了个云里翻，头儿冲下落下来。全场的观众都紧张地瞪大了眼睛，屏住呼吸，直想把手伸出去，好象这样就能保险她栽不下来似的。

且慢，当她快要落到钢丝上的时候，一个蜻蜓大

折腰，又头上脚下地正了过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稳稳当当地坐在钢丝上。她侧过身子，双手抱起膝盖，托着尖尖的下巴颏儿，笑咪咪地望着观众。那悠闲自得的神情，仿佛是在公园里玩耍累了，斜倚在湖边“凉亭”的长椅上小憩。

提心吊胆的观众，这时才长长地吁出一口气，接着在轻松愉快的欢笑声中，响起了山洪暴发般的掌声。

“好！”……

喝彩声飞出千万张喉咙，粗哑的、宽厚的、尖细的、圆润的，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，越出广场，又一次震动了小县城。

这座县城，在山东、河北交界的地方，是闻名全国的杂技之乡。旧社会，这里土薄人穷，多灾多难，乡亲们为了养家糊口，练武学艺的特别多。年年都有人搭帮结伙儿出去玩猴、卖艺、变戏法儿、跑马戏。这种乡风民俗，一朝朝、一代代延续下来，至今不衰。下地干活，把锄杠往头上一顶，两三个人可以攀上去尽意玩耍；赶集卖菜，拿几个蒜头在手里一转，眨眼就变成了土豆、地瓜。只要有人领头儿一招呼，当村当街就能拉起个演出队，进大城市卖票演出也不寒碜。据说，全国有点名气的杂技团，都有这个小县

城的人。前几年，从北京、上海退休回来了几位老艺人，他们为了发展家乡的杂技艺术事业，给国家培养人才，联名集资在小县城里办起了一所杂技艺校。每到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前两天，杂技艺校就要举行汇报演出，选拔出优秀节目，准备在重阳节物资交流会上向全县人民公演。为了能够参加公演，艺校的小演员们一个个象打足了气的皮球，在台上活蹦乱跳，大卖力气，拼命地施展着自己的浑身招数。热情的观众，也为他们精彩的表演不断地鼓掌、叫好，掀起一个又一个欢呼的浪潮。

巴掌拍得最响的，是食品门市部卖肉的胖师傅。他是个杂技迷，听见广场上的锣鼓一响，就把砍肉刀往徒弟手里一塞，跑来了。他的两只肥大的手掌，具有良好的音响效果，拍出来的掌声如同连发的小炮弹，嗡嗡震耳。县医院的女大夫吴婕挤到他身边的时候，吓得仄着身子，两手捂紧了耳朵。

“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走钢丝的小姑娘是谁？是县一中梁老师的女儿，名叫小燕。她有一个姐姐，和夏菊花一样的出名儿，听说最近到外国演出去了。”

胖师傅一边鼓掌，一边向邻近的观众介绍着他所掌握的演员的情况，活象一位电视实况转播的解说员。

吴大夫离开他，继续侧着身子，使力气地向前挤去。

这时，广场上沸腾了。坐着的观众纷纷站起来，兴奋地喊着、跳着，腾起一团团黄滚滚的尘烟，混合着呛人的烟草气味和蒸发的汗臭气，令人窒息。不是为了看独生女儿的演出，吴大夫才不会挤到这个鬼地方来呢！前面有几条连椅，杂技艺校的花月影校长陪同县里的领导坐在那里。她也挤了过去。

花校长神情专注地望着舞台，刻满皱纹的额头下打着一个深思的眉结；县委宣传部的丁部长坐在她的旁边，笑咪咪地鼓着掌。他们都没有注意吴大夫的“光临”。

“我们杂技之乡，又飞起一只小燕！”丁部长高声赞叹道。他想借这个话题，打听一下花校长为什么不给小燕鼓掌。这位辛勤的育花人，难道看到孩子们精彩的表演，能不高兴、不激动吗？她为什么会保持平静、默默无语呢？

其实，花校长的心里并不平静。这个鬓发斑白的老艺人，是杂技界的一颗明星。她的精湛的艺术表演，曾轰动过国内外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了巨大的光荣和骄傲。退休以后，她回到家乡，首先捐赠出全部退休金，倡议创办起这所杂技艺校。现在，经过几年

的辛勤培育，艺校的孩子们，终于一个个生龙活虎地登上了舞台，她怎能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！可是，眼前这个走钢丝的小姑娘，却又叫她担心。姑娘被台下的掌声拍得有点儿晕了，从云里翻下落的时候，出现了刹那间的犹豫，她想改变规定的动作，把熟练的坐卧钢丝，改成还没有掌握好的头顶钢丝倒立。如果侥幸通过这个高难的动作，她就更是一鸣惊人了！姑娘的这个想法虽然象闪电似的一纵即逝了，但却没有逃过老校长那双内行人的眼睛。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信号啊！

“还是少给孩子们一些掌声吧！”花校长心事重重地说，“小燕飞起来了，翅膀还是嫩的，前面有狂风，有暴雨，只有经得起考验，才能飞得更高。”

丁部长赞许地点了点头。

“部长同志，你也羡慕吗？”吴婕听见他们谈论小燕，心里不免有些忌妒，忍不住从背后插言道，“你家冬冬和俺家丽丽，要练走钢丝，谁也不会比小燕差。你可好，偏要支持他们学驯兽，没出息！”

“哈哈！吴大夫的意见本儿，还记着这笔老账！来，坐下慢慢说。”丁部长和花校长挨了挨，给吴婕腾出一个位置。

吴大夫是个外科医生，内科也拿得起来，花校长

早想要她来当校医，谈了两次都没有结果。今天一见面，花校长又提起这件事儿，吴大校医吞吞吐吐，显得很尴尬。丁部长赶忙打圆场说：

“今天只看演出，不谈别的。你看，驯兽表演开始了！”

铜铃叮叮，木琴咚咚，象小河流水，似山泉喷涌，轻松活泼的曲调，展现出一幅大自然的美景，把人们带到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台下欢腾的观众立时静了下来，一双双饱含热情的眼睛，闪烁着新的期待的光芒。一个俊俊秀秀的小姑娘，舞步翩翩地出场了。她就是吴婕的女儿丽丽。

丽丽很会打扮，蛋青色的短衫，酱紫色的筒裙，紧束着苗条修长的身段；细细的娥眉，莹莹的秀目，圆润的耳廓和鼻头，如同玲珑的大理石雕刻，维妙维肖地布局在白皙的面孔上，显得娇美而又矜持。她神态冷冰冰的，手里提着一根小皮鞭子，身后引出一只可怜巴巴的小狗，来到前台也不施礼，只稍稍儿一站，闪身躲到一旁，然后挥起鞭头向小狗一指，厉声命令道：

“黑豹！站起来！向观众敬礼！”

畏首畏尾、战战兢兢的黑豹，躲到台角上去了，看它那副少皮没毛的样子，哪有半点儿“豹”的形

象，倒象一只可怜的小癞猫。它十分惧怕丽丽手中的那条鞭子，两只圆溜溜的小眼，直勾勾地瞅着晃动的鞭头，紧张地竟忘了听从主人的命令。

冷场。这给初次登场的丽丽，是个很大的难堪。她恼火了，当空甩起一个响鞭，又重新发布命令道：

“黑豹！快向观众敬礼！”

鞭声吓得黑豹打了个激灵，它这才赶紧撮起后腿，蜷起前爪，勉强地立起身子，学着人样儿打了个“举手礼”，同时汪汪地叫了两声，表示问候。不过，这些动作都是背着观众进行的，它只顾盯着主人的鞭子了，没想到留给观众一支不礼貌的摇动的尾巴。

台下出现了骚动。交头接耳的观众，发出一片嗡嗡的议论声。

“这小姑娘，自己打扮得象枝花，没想到喂了一条癞皮狗。”

“不是驯虎驯豹，为什么拿条鞭子逞威风？”

“哼，瞧热闹儿吧！”

.....

听到这些议论声，坐在连椅上的吴婕，如同坐在针毡上。她觉得周围仿佛有许多锐利的目光，向她针刺般地射来，她羞臊得低下了头，白净的脸儿热辣辣

的发烧。医术高超的吴婕，何曾遇到过这样难堪的处境！多年来，她听到的是甜蜜的赞语，接受的是敬羨的目光，从来还没有尝到过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滋味儿。今天，女儿太不争气了，叫她丢了脸。她心里憋不住的火气，一拱一拱地往上升。她不愿再看了，想马上离开这里；可是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认输吗？她又很不甘心，只好耐着性子往下看，暂且不去理睬那些刺耳的话。

叮咚的琴声，逐渐加快了节奏，一串串清脆响亮的音符，急速地跳跃，飞快地划动，象一条山溪穿过深涧幽谷，突然从一座峭壁上跌落下来，发出一片惊心动魄的轰响。那个童话般优美的世界消失了，舞台上的气势顿时变得严肃紧张了。一座狭窄的浮桥，高高地架了起来，浮桥的两端垂挂着柔软的云梯。丽丽站在云梯下，腆着脸儿，趾高气扬，活象一只小白鹅。她什么也不去看，只是漫不经心地摇动着鞭杆儿，啪啪地敲打着云梯。这就是命令！那条小黑狗儿乖乖地走过来，顺从她的指挥，登上颤颤悠悠的云梯。

云梯是用两条麻绳连成的，中间横了一条条小木棍儿，当空挂起，飘飘摇摇，真有点儿腾云驾雾的味道。老实说，攀登这样的云梯，除了灵巧的猴子，别

的动物都会望而生畏。所以，小黑狗往上一搭腿儿，就吓得浑身直打哆嗦。

它开始艰难地攀登了。两条后腿登牢下面的横棍儿，再慢慢地伸出前爪，勾住上面的横棍儿，然后试试量量地提起一条后腿，又提起一条后腿，这才成功地攀上去一节儿。有时后腿登滑了，或者前爪勾不紧，都有摔下来的危险，它胆战心惊地半天不敢再动地方了。

小黑狗渐渐地接近了云梯的顶端。可是，越往上，两条横棍儿之间的距离也越大，云梯就象垂线一般地陡直，那小黑狗儿动一动，整个云梯就象富有弹性的猴皮筋儿似的晃晃悠悠，起起落落。舞台上气氛严肃了，空气紧张得似乎要爆炸。那些充满了好奇心的观众，这时也不得不静声屏气了，他们都在为小黑狗的命运担忧。一个个仰脸翘首，紧盯着台上，热切地盼望着小狗跨出新的一步，焦急地期待着它能征服最后这段艰难的路程。

可是，小黑狗儿很不争气，在最后的困难面前畏怯了，退缩了。它四肢紧紧地抱住剧烈摇晃的云梯，又张开嘴巴死咬住一条横棍儿，夹起尾巴伏下身，动也不动了。尽管丽丽在云梯下连声喝斥，怒挥响鞭，怎奈它高悬空中，鞭长莫及，再也不怕它的主人了。

台下又是一阵骚动不安。

吴大夫偷眼一瞥，花校长蹙起眉头，丁部长摇头感叹，她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一齐涌了上来。惨哪！她的女儿难道就要这样的败下场去吗？她羞怯地闭上眼睛，再也没有勇气看下去了。

离开手中鞭子的威风，丽丽显然是无计可施了。她那白皙的面孔涨得通红，额角上也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，濡湿了黑油油地打着卷儿的刘海。她用渴求的眼神向舞台两边寻视着，希望看到驯兽有方的冬冬跑过来，帮助她治服这个捣蛋的小黑狗。可是，她失望了，寻来寻去只见韩铁蛋，霜打茄子似地站在一旁，帮着司幕的同学拉大绳。瞧他那副笨头笨脑的样儿，真晦气！

丽丽最烦恶韩铁蛋了，他黑不溜秋，象条泥鳅，有一身的力气，就是顶不好一个小瓷坛儿。刚才演出的时候，他又失了手，把一个好端端的花瓷坛儿打碎了。走下场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那副丧气的松包样儿，谁喜看！现在，偏偏是一眼就看到了他！这不是个好兆头，难道她真的要倒霉了，会和韩铁蛋落个同样的下场？不！不会的！聪明的丽丽怎会比不过憨铁蛋。他今天失手，完全是怪他自己，明知自己武艺不强，何苦还要把坛子扔得那样高呢？

“扔——?! ” 丽丽心里豁然一亮。她收回遐想，望着赖在云梯顶上的黑豹，暗自笑了。你以为爬得高了，鞭子抽不到，就可以和我软磨硬抗吗？休想！看我让你吃一条“飞鞭”！她攒了攒劲儿，一甩手，随着一声断喝，愤怒的鞭子向空中飞去。

不偏不倚，飞鞭啪的一声打中了黑豹的后腿，它嗷的一声嚎叫，急忙把后腿蜷缩起来，疼得抽筋似地打哆嗦。

“起来！快上！再要滑，打死你！”

对着黑豹仰头喊叫的丽丽，又把鞭子举在手里。

黑豹吃了飞鞭的苦头，再也不敢消极对抗了，它用三条腿儿吃力地撑起身子，一边战战兢兢地往上爬，一边惊慌慌地往下看，恐怕主人的新式武器再飞起来。刚才，打得好重哟！幸亏它用牙齿咬紧了横棍儿，才没有从空中栽落下来。它被逼得毫无退路了，只有拚命往上爬，可是那条受伤的腿成了累赘，不敢伸，不敢落，一触到横棍儿，就象触电似地又蜷缩起来。它一站起来，重心就失去了平衡，整个身子向一边压过去，云梯倾斜了，象一截掀翻了的路轨。它上面俯仰着，两只前爪儿搭紧了上面的横棍，可是后腿抬起来一次又一次地登滑了。最后，它忍痛伸开了那条受伤的腿，颤抖着，强挣着，费尽死力地攀

了上去。

啊，成功了！

丽丽掏出小手帕儿，轻轻地蘸着笑脸上的汗水，用自负的眼神望着台下，她在等待着醉心的掌声。

掌声欲起，突然又被一声凄厉的惨叫打断了。观众们看到，立足未稳的黑豹直戳戳儿从高空摔下来，它就地打了几个滚儿，拖着一条瘸腿，嚎叫着跑走了。

丽丽吃惊地丢掉手帕，呆立了一霎儿，突然两手把脸一捂，也跑下场去。

台下乱了，哄哄声嚷成一片。吴大夫站起来，悻悻地挤出了人群。